

# 刘子翬纪事诗考论<sup>\*</sup>

王利民

**内容提要** 刘子翬诗歌的诗史性主要反映在其纪事诗、丧乱诗中。其《靖康改元四十韵》记叙自海上之盟至太原城破前的历史，书写了诗人自己在靖康改元前后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状态。《望京谣》运用直感性很强的语言将金人屠杀破坏的场面刻画了出来。《四不忍》设身处地体会徽、钦二帝北狩后的苦楚，表达出内心的痛苦和复仇的意念。《防江行五首》塑造了血诚壮烈的抗金英雄的形象。《汴京纪事二十首》的前六首重在记述干戈战乱，后十四首主要是回忆太平衣冠。诗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流露出难以掩抑的伤感。《游朱勔家园》通过朱勔家园的荒废，印证了世间繁华的短暂性。

**关键词** 刘子翬 纪事诗 靖康之耻

刘子翬是宋室南渡之际的诗坛大家。根据其诗作题材和风格的特点，可把其创作阶段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其诗歌创作的发轫期。这个时期，他处在一个模拟前人佳作的阶段。他学的是选体，诗歌多为五古，高闲、旷逸、清远、玄妙的气韵中渗透着悲怆、凄凉、寂寞、郁抑的情思。刘子翬中期诗歌稍变早期“软性”之体，笔力劲健，笔势放纵，悲慨的梗概气与激昂的风云气兼而有之，其纪事伤怀之作具有诗史的价值。其晚期诗歌摒弃了深重的危机感，从以诗史型为主转向以审美型为主，注重吟赏周围的自然生活空间，笔力老健，趣味幽洁，出入众作，自成一家。

在思想内容方面，刘子翬的诗歌具有哲理性、诗史性和日常性等特性。其诗史性与强烈的情怀相伴随，从其壮年时期的纪事诗、丧乱诗中体现出来。本文意在详细考证其纪事诗的本事，揭橥其诗史性的特征。

## 一 《靖康改元四十韵》

在历史的书写中，战争、动乱、灾难等重大的事件和标志时代转折的时间节点总是占有主要的篇幅。刘子翬诗歌对当代史的关注首先集中在重要政治人物和他们的活动方面。其《靖康改元四十韵》、《汴京纪事二十首》、《望京谣》、《四不忍》、《防江行》、《书事》等诗具有突出的诗史性。这些诗多缘自国家时事的激发，可以处处凿实，完全能够用作政治史、社会史、民族史的素材，起到黄宗羲所说的那种“以诗证史”的作用。刘子翬《靖康改元四十韵》记叙自海上之盟至太原城破前的历史，推见至隐，殆无遗事：

肉食开边衅，天骄负汉恩。阴谋招叛将，喋血犯中原。饮马江河竭，鸣笳宇宙喧。氛埃缠帝座，猘兕吠宫垣。鼓锐梯飞壁，弯强矢及门。黔黎惊瓦解，冠盖尽星奔。走轍秦城地，浮航楚峡村。画堂空锁钥，乐府散婵媛。夜诏闻传玺，春王记改元。三辰光尽匿，四海浪横翻。伏阁惟群彦，兴邦在一言。雉城期必守，虎旅更增屯。龙困虽忧蚁，牛羸尚覆豚。谋成擒颡利，义可绝乌

<sup>\*</sup>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理学诗人论稿”（07FZW003）阶段性成果。

孙。坚壁师弥老，穷兵火自燔。钓鱼犹假息，幕燕暂游魂。恩款情先露，诛锄党实繁。横磨非嗜杀，下策且和番。割地烦专使，要盟胁至尊。赐弓垂拱殿，留宴玉津园。回骑桑干北，游军广武原。驱驰无立草，剖斫露空坟。太子悲秦粟，明妃泣汉轩。敌情终未测，邻好久宜敦。晋赵封疆远，金汤阻固存。短衣求李广，长啸得刘琨。御极朝仪盛，牐传诏语温。神霄分别仗，法驾引双辕。内柳东风软，宫花丽日暄。闾阎多喜气，箫鼓送芳樽。运契天同力，时危祸有根。覆车宜自戒，曲突更深论。落拓江南士，飘零塞北藩。蚤尝专翰墨，晚厌属囊鞬。拔剑思摩垒，怀书拟叩阍。蹉跎谋不遂，感激气潜吞。野迥寒烽照，楼高暮雨昏。望乡心恍惚，忧国涕潺湲。仄席勤咨访，垂绅乐引援。鹓鸾方竞集，短翼待腾骞。

开头四句中的一、三两句写宋朝鄙陋的肉食者，二、四两句写金人。“肉食开边衅”指的是童贯、蔡京、蔡攸、王黼等主张和金人结盟，夹攻辽国，恢复燕云故地，结果燕云之役导致国家祸变。“天骄负汉恩”是从宋朝的立场上指斥金人渝盟。“阴谋招叛将”指宋徽宗手诏招纳平山张觉之事。金人即以叛将张觉为名举兵深入中原，杀掠士民，焚荡庐舍。“饮马江河竭，鸣笳宇宙喧”两句，渲染了金兵铁骑长驱的声威。“氛埃缠帝座，猘猱吠宫垣”，指宋徽宗被老奸巨恶、近幸小人所围绕。

“鼓锐梯飞壁，弯强矢及门”，描绘的是靖康元年正月九日金兵攻打汴京城的情景。《靖康要录》卷一曰“敌方渡濠，以云梯攻城。……是日敌攻陈桥、封丘、卫州等门，而酸枣门尤急，矢集城上如猬毛。”金兵迫近畿甸之前，不少大臣离开朝廷，逃往他方，如王黼、蔡京及资政殿大学士蔡脩，保和殿大学士蔡行，保和殿学士、驸马都尉蔡懔、显谟阁直学士蔡枢、蔡衍，显谟阁待制蔡脩、蔡衡，徽猷阁待制蔡仍，直龙图阁蔡衡等都是“星奔”的“冠盖”。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漏二鼓，宋徽宗率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出通津门东下。在皇帝的示范效应下，正月四日，即金人兵临城下的前一天，尚书张劝和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人弃官而逃。甚至有官员向西逃往甘肃，向西南逃往四川。这就是所谓“走轘秦城地，浮航楚峡村”。四日这一天，宋钦宗也打算“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sup>①</sup>。正月七日，“京城戒严，城门昼闭，令百姓上城守御。京城居民男子妇人老幼相携出东水门，沿河而走者数万，遇金人，杀掠者几半。金人从城外放火烧屋宇，光焰烛天，连夜不止，城中之人皆怀恐惧”<sup>②</sup>。

“夜诏闻传玺”说的是宋徽宗传位给钦宗的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时后，“入内内侍官黄仅传圣旨，宣押皇太子入殿内。续有快行亲从官十余人，催上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径出殿，住龙德宫。宁德皇后出住撝景园，改充宁德宫。是日，皇太子登宝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华阁，先诏宰执及给事中吴敏等。日晡，内禅之议已决，擢吴敏为门下侍郎，草传位诏，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诏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辞，因得疾。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药，至夜半少苏。翌日，又固辞不从。及即大位，御垂拱殿，见宰执百官，大赦天下”<sup>③</sup>。“春王记改元”是说宋钦宗下诏“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为靖康元年”。当时，李邦彦等专主和议，“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关，以安社稷，赵野、王孝迪、蔡懋皆含糊其间，不敢决”<sup>④</sup>。这就是诗中所谓“伏阁惟群彦”的情形。而兵部侍郎李纲发出兴邦之言“整齐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五日，宋钦宗驾临宣德门，劳问将士。自此以后，“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万二千余人，而保甲、居民、厢军之属不预焉。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坐，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櫺木，备火油，凡防守之具无不毕备”<sup>⑤</sup>。二十七日，勤王之师大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③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一，第47页。

④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三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8册，第822页。

⑤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一，第112页。

集，西军将领日至。这就造成了“雉城期必守，虎旅更增屯”的情形。

金人以孤军深入重地，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其穷兵黩武，也有玩火自焚之虞。刘子翬判断金军此时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宛如钓钩上的鱼在苟延残喘，帷幕上筑巢的燕子游魂于一时。但姚平仲劫营失利后，钦宗派遣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閤门事王球出使斡离不军中，恳款声辩劫营非朝廷之意。在围攻京城三十三天后，金人得到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诏书以及肃王作为人质，遂不待金币足数，即遣左金吾卫大将军权宣徽北院使韩鼎裔、信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辞使来宋廷告辞，退师北去。在刘子翬看来，捐金帛割土地以求和好，无疑是下策。李纲当时即提出“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食尽力疲，然后以一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sup>①</sup>如果此计施行，则“谋成擒颉利，义可绝乌孙”。

钦宗膺受大位后，元恶巨奸，相继诛逐。王黼被开封尹聂昌遣武士取其首级，李彦被赐死并籍没家产，朱勔放归田里，梁师成赐死，蔡京流往儋州，蔡攸流往雷州，童贯流往吉阳军，赵良嗣流往柳州。蔡京、王黼执政二十余年，门生党徒遍台谏。如右正言崔鹏上疏曰“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无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谋也。”<sup>②</sup>东南部刺史郡守则多出朱勔之门，时人称之为东南小朝廷。宣和末年，朱氏“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sup>③</sup>。靖康改元后，蔡京、王黼、朱勔等子弟族人职名爵秩例从降贬，“凡由杨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应奉，童贯、谭稹等西北之师，孟昌龄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开疆，关陕、河东之改币，吴越、山东茶盐、陂田之利，宫观、池苑营缮之功，后苑、书艺局、文字库等之费，又若近习所引献颂可采、效用宣力、应奉有劳、特赴殿试之流，所得爵赏，悉夺之”<sup>④</sup>，是谓“诛锄党实繁”。姚平仲夜劫敌营失利后，“宰执亟议召李昉持国书割地以和，并奉地图。沈晦奉誓书。路允迪割太原，秦桧割河间，程瑀割山中”<sup>⑤</sup>，是谓“割地烦专使”。至于“赐弓垂拱殿，留宴玉津园”两句，当是就宋钦宗接待金人使者韩鼎裔、耶律克恭而言。垂拱殿是宋朝皇帝常日视朝之所。玉津园在南薰门外，是接待外国使臣的燕射之所。虽然关于钦宗接待金使的礼仪史料缺载，但从南宋时金国聘使见辞仪可以推知一二“四日，赴玉津园燕射，命诸校善射者假管军观察使伴之，上赐弓矢。酒行乐作，伴射官与大使并射弓，馆伴、副使并射弩。”<sup>⑥</sup>所谓“回骑桑干北，游军广武原”是指金人北返后的行止。“剖斫露空坟”是说金人掳掠屠戮，甚至将城外皇妃、皇子、帝姬坟墓发掘殆尽。“太子悲秦粟，明妃泣汉轩”两句则可备史乘所未载。

“邻好久宜敦”是指和高丽、西夏、安南等邻国及辽政权的残余力量敦信修睦。《靖康要盟录》记载钦宗致耶律太师书曰“朕初即大位，惟怀永图。念烈祖之遗德，思大辽之旧好。辄食兴念，无时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误国构祸，皆已窜逐。思欲亲仁善邻，以为两国生灵无穷之福。”<sup>⑦</sup>“短衣求李广，长啸得刘琨”意在呼唤抗金的英雄。当时刘子翬的父亲刘鞫正守御真定，其处境与刘琨据太原孤城抵御匈奴时约略相似。“短衣求李广”脱化自杜甫《曲江三章》中的“短衣匹马随李广”。短衣即短装，是古代士兵、平民的服装。刘鞫在真定招募敢战士时，相州汤阴人岳飞来应募。刘鞫“壮其勇，知非常人”<sup>⑧</sup>，拔升岳飞为队正。岳飞就是宋朝的飞将军。刘子翬写这首诗时，岳飞的军事天才不过是小荷

① 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44页。

②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59页。

③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五，第561页。

④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五，第561—562页。

⑤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三，第246页。

⑥ 脱脱等《宋史》卷一一九，第2812页。

⑦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八，第434页。

⑧ 王栋彬《刘忠显王实录》，《刘氏传忠录》续编卷一，1933年三余书室铅印本，第12页。



才露尖尖角，但刘子翬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战场上的抗金英雄必出自卒伍，而不可能从肉食者中产生。

《靖康改元四十韵》是三段式结构。从“御极朝仪盛”至“曲突更深论”是此诗的第二大段，盖追溯致祸之由，提醒朝廷曲突徙薪。“神霄分别仗，法驾引双辕”点出了徽宗尊崇道教的事实。宣和三年冬十月，徽宗曾“御神霄宫，亲授王黼等元一六阳神仙秘篆及保仙秘篆，仍许黼等拜表称谢”<sup>①</sup>。《汴京纪事二十首》咏此事云“诏许群臣亲受篆，步虚声里认龙颜。”接下来“内柳东风软”数句，看似藻采分披，描绘了宫廷内外的“盛世”之景，其实是揭露了国衰主昏之象。金兵离开汴京后，太上皇帝宋徽宗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回到宫中，“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sup>②</sup>。只有李纲建议备边，种师道亦请防秋。刘子翬在此诗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忧患意识。

如果说《靖康改元四十韵》的前三十二韵基本上是叙事诗的模式，那么最后的八韵则具有言志诗、咏怀诗的特点。自“落拓江南士”至诗末是此诗的第三大段，主要书写了诗人自己在靖康改元前后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状态。从“飘零塞北藩”一句可以推知，刘子翬写作这首诗时正作为父亲的幕僚，主管真定府路安抚都总管司书写机宜文字。“野迥寒烽照，楼高暮雨昏”以鲜明的时空感呈现出深远朦胧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前途的迷茫之感。

靖康元年正月，钦宗下诏令中外臣庶直言得失。本来好议论的宋朝士大夫们更是纷纷上书。刘子翬“怀书拟叩阍”的想法就产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父亲幕下，刘子翬承担着汲引人才的工作，所以他“仄席勤咨访，垂绅乐引援”。这项工作看来颇有成效，以致“鹓鸾方竞集”。鹓鸾是贤者之喻，“短翼”则是作者自谦。从“拔剑思摩垒”、“短翼待腾骞”诸句看来，诗人此时胸中有雄鹰的羽翼在拍击，正期待着在抗金的事业中一展鹏程。诗的结尾雄豪悲慨，大声镗鞳，语尽而气未尽。《宋诗选注》“陆游”篇说“刘子翬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汧’‘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翬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而《靖康改元四十韵》最后的八韵恰像陆游诗歌一样，表达了“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sup>③</sup>。这同样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也是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气概。

《靖康改元四十韵》寓议论、抒情于叙事之中。此诗在抒发奋厉的情感的同时不失精警的政治见解、清醒的时事判断和沉郁的诗歌韵味，具有很强的悲剧性和纪实性。但它的语言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描绘性的，加上作者当时不在汴京城内，只能耳闻京师的风云变幻而没有目睹，因此一路写来，虽如钱塘江潮，波澜迭现，语言亦雅健雄浑，却不及鸿胪寺主簿邓肃的《靖康行》那么有现场感。

## 二 《望京谣》、《四不忍》、《怨女曲》、《防江行五首》

就靖康之耻的全过程而言，《靖康改元四十韵》只写了这个事变的前半程。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畿甸，俘虏徽宗、钦宗北去。这幕悲剧才告结束。刘子翬的《望京谣》展示了靖康之变落幕后的惨象“双奎北狩淹归鞅，寂寞梁园春草绿。犹传故老守孤城，官军不到黄河曲。连云楼橹已灰烬，更倚窗扉防箭镞。招兵太半出群盗，绣裯蒙衣屡翻覆。前宗后社力诛锄，白刃如霜挂人肉。州桥灯火夜无光，夹道狐狸昼相逐。往时汴泗绝行舟，市菜十千尘满斛。衣冠避胡多在南，胡马却食江南粟。谋臣

①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〇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4册，第21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第11247页。

③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71页。

武士力俱困，海角飘摇转黄屋。盘庚五迁方择利，昆阳一战何当卜。宁闻犬豕乱中华，汉祚承天终必复。夕烽明处望千门，孤臣只欲吞声哭。”诗中燃烧着忠君爱国的激情。刘克庄评此诗曰“叙当时事，忠愤悲壮。”诗人运用直感性很强的语言将金人屠杀破坏的场面刻画了出来。特别是像“白刃如霜挂人肉”这样具有穿透力的文字在当时和以后都不多见。刘子翬写这首诗时，国家的情形比写《靖康改元四十韵》时更加不堪回首。“盘庚五迁方择利”以下四句是用历史来超越现实，“汉祚承天终必复”的信念不是理性考量的结果，而是感情执着的必然。

《四不忍》以想象的方式、对比的笔法和重章复唱的结构，设身处地体会徽、钦二帝北狩后的苦楚，表达出内心的痛苦和复仇的意念。其第一段云“草边飞骑如烟灭，拉兽摧斑食其血。此时疾首念銮舆，玉体能胜饥渴无？危城屑曲惊云扰，簠簋无光天座杳。奋戈尚未雪深仇，我食虽甘何忍饱。”这首诗有可能写于绍兴二年。这一年殿试，宋高宗在策问中说他即位后，“六年于兹，顾九庙未还，两宫犹远，夙兴夕惕，靡敢荒宁”。张九成在对策中有段体会高宗之心的文字“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坐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蛰毡拥蔽，不得共此舒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衰丈，两宫得无寒乎？’至于陈水陆，饱奇珍，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闾巷之人，阝隶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虏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私，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每岁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思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sup>①</sup>刘子翬诗和张九成策文在构思上大致相似，彼此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在中原陆沉的时代，芸芸众生的生活和他们的感受同样是历史悲剧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靖康之变中，大批的中原女子被金人掳掠到北地。她们无论是出身于宗室之门、权贵戚里之家，还是来自内人街巷或教坊，被掳掠后往往充作奴婢。刘子翬的《怨女曲》感时抚事，写出了这些女子不幸的命运“空原悲风吹苜蓿，胡儿饮马桑干曲。谁家女子在毡城，呜呜夜看星河哭。黄金为闺玉为宇，平生不出人稀睹。父怜母惜呼小名，择对华门未轻许。干戈飘荡身如寄，绿鬓朱颜反为累。朝从猎骑草边游，暮逐戎王沙上醉。西邻小姑亦被虏，贫贱思家心更苦。随身只有嫁时衣，生死同为泉下土。出门有路归无期，不归长愁归亦悲。女身软弱难自主，壮士从姑不如女。”金人掳掠的重点是美女。他们曾向开封府尹“指名要童贯、蔡京家祗应凡千余人，选端丽者”，许多漂亮女孩“至府，则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sup>②</sup>。诗中写“绿鬓朱颜”不是要欣赏女性的美丽，而是要真实地反映历史。《怨女曲》作为女性题材，不写服饰、神态，也不渲染情色，却重点展示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像“贫贱思家心更苦”、“不归长愁归亦悲”这样的句子就将女性在特殊情境中的心理活动细腻地表现出来。这离不开作者对女性悲惨遭遇感同身受般的悲悯。身为儒学宗师，刘子翬在这里却没有担当理学道德准则的代言人，没有指责怨女“朝从猎骑草边游，暮逐戎王沙上醉”的苟且生活。此诗主在为“第二性”诉幽怨，不过也没有忘记第一性。身污名辱，失节事敌者不独是女子。末句中的“从姑”当作“从胡”，“壮士”即《维民论》所称“夷狄劫之从为夷狄”的叛上之民。结尾两句从女性生理上的弱势说明其无奈，借以映照出“壮士”的无耻。

① 张九成《状元策一道》，《全宋文》卷四〇三一，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册，第427页。

②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一五，第1581页。

除了吞声饮泣之音,《屏山集》中也不乏沉雄铿锵之节。如《防江行五首》就塑造了血诚壮烈的抗金英雄的形象。这组诗曾作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被一些诗歌选本所选录,但注解者只能说一些浮词空言。据笔者考证,《防江行五首》咏的是建炎四年的抗金之战。南宋朝廷开始措置防江之策是在建炎三年(1129)的维扬之役后。建炎四年,金人自浙江回到长江以北,扎大寨驻屯于天长、六合之间。南宋承州天长保宁镇抚使薛庆“亲率众劫之,得牛数百,悉贱其估,分界之力田者。民怀其惠,亦赖其捍御以自固”<sup>①</sup>。《防江行五首》其一即咏其事“朝来杀气秋,千里无立草。翩翩黑帜飞,结垒天长道。猎罢楚天寒,黄云淡如扫。”“黑帜”在当时宋朝文人的笔下特指金军的旗帜。如邓肃的古风《贺梁溪李先生除右府》云“北兵振地喧鼙鼓,黑帜插城遍楼橹。”<sup>②</sup>胡寅《原乱赋》云“忽黑帜之连林兮,朔吹激夫鸣箭。”<sup>③</sup>胡寅《右承事郎谭君墓志铭》曰“旃蒙大荒落之岁,东北敌女真内侮。越明年,靖康改元,月哉生明,黑帜环都邑。”<sup>④</sup>“猎罢楚天寒”指薛庆率部下从金军那里抢夺了数百头牛羊。

薛庆临敌骁勇,能以少击众,曾在承州城下累次击败金兵。“金人欲自运河引舟北归,而赵立在楚,庆在承,扼其冲不得进。金左监军昌来见兀术,欲会兵攻楚州。真、扬镇抚郭仲威闻之,约庆俱往迎敌。庆至扬州,仲威殊无行意,置酒高会。庆怒曰‘此岂纵酒时耶?我为先锋,汝当继后。’上马疾驰去。平旦出扬州西门,从骑不满百,转战十余里,亡骑三人,仲威迄不至。庆与其下奔扬州,仲威闭门拒之。庆仓皇坠马,为金追骑所获,马识旧路还,军中见之曰‘马还,太尉其死乎?’金人杀庆。”<sup>⑤</sup>《防江行五首》其二即咏薛庆于建炎四年八月在扬州城附近战死之事“汉家飞将雄,夜战芜城北。双刀斫尽刃,月暗穿围出。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诗中所咏汉家飞将用的是双刀,而《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录·忠义传》,称薛庆“善用大刀,勇冠诸军”<sup>⑥</sup>。最后两句是描写英雄气概的精彩之笔,但拔箭射敌的壮举在抗金战争并不罕见。如在顺昌保卫战中,“柳知军适在东门,为敌箭中左足,柳倪即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应声而倒”<sup>⑦</sup>。

建炎四年四月,金兀术回至镇江,而南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已率领舟师,驻扎焦山以邀击金兀术。驻蹕越州的宋高宗在左仆射吕颐浩的建议下,下诏亲征。《防江行五首》其三“君王自临戎,万骑随清蹕”即咏其事。《防江行五首》其五云“楼船动沧江,江晴鼓声发。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腰悬李董头,长歌献金阙。”这分明写的是韩世忠的江中之捷(即俗称的黄天荡之战)。《宋史》卷三六四曰“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金将李选降,受之。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挾辣在潍州,遣李董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纆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纆一纆则曳一舟,沉之。”<sup>⑧</sup>宋熊克《中兴小纪》卷八曰“先是世忠视镇江形势无如龙王庙者。敌来,必登此望我虚实,因遣将苏德以二百卒伏庙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于江中望之,戒曰‘闻江中鼓声,岸下人先入,庙中人又出。数日敌至,果有五骑至龙王庙。庙中之伏闻鼓声而出,五骑者振策以驰,仅得其二。有人红袍白马既坠,乃跳驰而脱。诘二人者云则乌珠也。是举也,俘获杀伤甚众,金所遗輜重山积,又得龙虎大王舟千余艘。龙虎大王者乃金封王爵而监龙虎军,乌珠之婿也。”按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9页。

② 邓肃《栟榈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280页。

③ 胡寅著、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页。

④ 胡寅著、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二六,第574页。

⑤ 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三,第13322页。

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一,第1030页。

⑦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一,第1448页。

⑧ 脱脱等《宋史》卷三六四,第11361页。

之《宋史》和《中兴小纪》的记载，诗中的“楼船”即韩世忠进泊金山之下的百十艘海舰，“鼓声”即梁夫人亲自敲击出的鼓声，以及韩世忠通知伏兵擒敌的信号。“孳堇”是金朝军事组织猛安谋克的官员和荣爵，在此诗中并非专指驻军江北的金军将领太一孳堇。

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有评论说“《防江行》一篇，不徒词章陡健，如拔敌军之箭以射敌，深觉尔时将士可用，令人转忆待制先生之用兵。”待制先生指刘子翬之兄刘子羽。他于建炎四年除徽猷阁待制。刘子羽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担任防江责任，已经是绍兴十一年的事了。据刘子羽墓志记载说“会江上择守，起公为沿江安抚使，知镇江府。虏入寇，公建请清野，尽徙淮东之人于京口，填拊得宜，人情不摇。谓枢密使张俊曰‘异时此虏入寇，飘忽如风雨，今更迟回，是必有它意。’已而果欲邀和。及遣使来，揭旗于舟，大书‘江南抚谕’。公见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及其归，遣还之境外。张俊以公料敌及治状闻，有旨复待制。”<sup>①</sup>

### 三 《汴京纪事二十首》、《游朱勔家园》

就反映历史事件的全面性和文学影响而言，刘子翬《汴京纪事二十首》更具文献史料价值和传播效应。这组诗在南宋时就流传颇广。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元集从中引了四首，利集引了三首。组诗的内容是故实、传闻、趣味、意义兼备。因为是时过境迁后的感慨，所以《汴京纪事二十首》中语句的沉痛感已不及《靖康改元四十韵》、《望京谣》、《四不忍》、《怨女曲》诸诗。《汴京纪事二十首》的前六首重在记述干戈战乱，后十四首主要是回忆太平衣冠。诗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流露出难以掩抑的伤感。翁方纲说“刘屏山《汴京纪事》诸作，精妙非常。此与邓耕桐《花石纲诗》，皆有关一代事迹，非仅嘲评花月之作也。宋人七绝，自以此种为精诣。”<sup>②</sup>此种绝句之所以能成其精诣，是因为它据事直书，把痛苦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

如果说《靖康改元四十韵》是一幅首尾完整连续展现的长卷，那么《汴京纪事二十首》就是一本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品连缀而成的册页。这种七绝组诗形式在体制上与大型的唐宋宫词相似，在内容上都有“补史”的作用。宋白《宫词一百首》序曰“宫中词，名家诗集有之，皆夸帝室之辉华，叙王游之壮观，挾彤庭金屋之秘，道龙舟凤辇之嬉。”我们不妨采用摘句法比较一下《汴京纪事》和徽宗宫词，很容易在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文字中找到一些类似之处，如《汴京纪事》中“内苑珍林蔚绛霄”、“神霄宫殿五云间”正是“夸帝室之辉华”，和徽宗宫词“佑神珍观五云开，高倚层霄叠玉台”语词相仿“御路丹花映绿槐，曈曈日照五门开”正是“叙王游之壮观”，和徽宗宫词“涓辰游幸出严城，黄道中分辇路平”含义相同“穹橐清香步障遮，并桃冠子玉簪斜”正是“挾彤庭金屋之秘”，和徽宗宫词“头上宫花妆翡翠，宝蝉珍蝶势如飞”旨趣相通“日曛未放龙舟泊，中使传宣趣郢王”正是“道龙舟凤辇之嬉”，和徽宗宫词“龙舟舫岸簇楼台，兰棹轻飞两翅开”意蕴相近。他们当年凝望帝都的目光都充满欣赏意味。像“吾皇欲与民同乐，不惜千金筑露台”这样的句子，与其说是针砭了夸侈之弊，不如说是宣扬了与民同乐的主流意识形态。说到底，宏大的汴京及其派生的都市文化意象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造极”阶段的产物。

声色娱乐是近世城市居民欲望主体的核心，也是古典诗歌叙事的传统主题之一。酒楼苑囿则是最常见的大众娱乐场所。《东京梦华录》“酒楼”条说“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楹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sup>③</sup>这样绚丽的娱乐空间在《汴京纪事二十首》是从时

① 张栻《少傅刘公墓志铭》，《全宋文》卷五七四四，第255册，第441页。

②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陈迥冬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③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间的纵深中展开的“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梁园是刘子翬年轻时的游赏之所、中年后的忆念之地。《屏山集》中有好几首诗提到梁园，如《雪》云：“忆得梁园探花早。”《次韵熊叔雅七言》云“却记梁园初识面。”樊楼即白矾楼，后改名为丰乐楼。此楼是汴京城内的头等酒楼。周密《齐东野语》称“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sup>①</sup>刘子翬的汴京纪事诗大多数与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性、悲剧性的事件或场景相联系，而樊楼灯火既是盛世浮华的具化形态，也映照少年疏狂时的一段快乐往事。这是二十首诗中最具个体性、欢愉性的记忆书写，体现了刘子翬对于商业都市夜生活的欣赏和肯定。他的伦理意识此时并没有让其笔下逗露出拘谨和怯懦的气息。正是因为有着开放通达的人生观念，作为理学家的刘子翬，才能写出清新而少腐气的诗章。

就一首诗的整体而言，汴京纪事诗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在意义上往往有俯仰盛衰的巨大逆折，由此形成一个两极对立的张力结构。如《汴京纪事二十首》其七云“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前两句已不仅仅是温柔敦厚的怨刺，完全称得上是气愤填膺的斥骂。但如果孤立地看后两句，可以说是一派灯火楼台般的富贵气象，似乎和徽宗宫词所谓“燮调都在臣工力，遣使荣颁两府筵”，“相府元勋次第雄，构成高阁倚层空”同出一辙。再譬如《汴京纪事二十首》其十云“宫娃控马紫茸袍，笑捻金丸弹翠毛。凤辇北游今未返，蓬蓬艮岳内中高。”前半首是东京梦华之重温，是审美趣味之流露，后半首表明黍离宗周之未忘，表明道德批判之自觉。而徽宗宫词中的纪事诗往往用一个连续性的镜头描写动态的场景，如徽宗宫词咏女子打马球说“控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带竞风流。盈盈巧学男儿拜，惟喜先赢第一筹。”前两句是中景，后两句则是镜头推进后的“特写”，其带有戏剧性的视觉图像是前后统一的，反映的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总之，《汴京纪事二十首》思继骚雅，感情与理性交融，具有鉴戒规讽的功能，借用文天祥评杜诗的话来说就是“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sup>②</sup>。而宋徽宗《宫词三百首》邻近艳科，情意与欲念交杂，充满摇荡性灵之词。后者尽管细节刻画更入微，语言运用更华美，但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难与前者争锋。

《汴京纪事二十首》属于“史诗春秋笔”，但其中的《春秋》笔法颇堪玩味。如其二云“玉玺相传舜绍尧，壶春堂上独逍遥。唐虞盛事今寥落，尽卷清风入圣朝。”壶春堂是宋徽宗自称道君皇帝时所居，在撝芳园中，俗称八滴水阁。此诗咏的是徽宗禅位一事。宋徽宗在国家存亡之秋，独自逍遥，逃避了自己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诗人讽谏怨谤之所在。诗中的“今”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汉唐以降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今”中。禅让是公天下时代的权力继承方式，到私天下时代必然“寥落”。徽宗禅让帝位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政治措施，给挽回危局带了一丝希望。深入剖析一下“尽卷清风入圣朝”、“责躬犹是禹汤贤”这样的文本，我们觉得刘子翬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他不仅不直笔刺讥徽宗，反而用了称扬之词，这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曲笔或为尊者讳。宋徽宗作为君主，是国家的代表，是文明的象征。在面临异族入主中原的时代，维护皇帝的形象，也就是维护他所代表的政权的合法性。有论者已指出“在刘子翬《汴京纪事》组诗中，对于北宋汴京的回忆中，充满了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层次、多侧面的丰富内容与复杂情感，通过《汴京纪事》组诗的回忆性叙事，刘子翬不仅追忆了东京梦华，而且力图建构南宋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刘子翬也努力重建了他的意义世界。”<sup>③</sup>

从小可以观大，以家可以喻邦。朱勔家园也是刘子翬汴京记忆的物质基础之一，是呈现国家兴衰

①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页。

②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一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1页。

③ 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摘要，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面貌的微缩景观。刘子翬《游朱勔家园》表现了今昔两重时空的叠映，讽刺和伤悼两种情思的交错：“晨晖丽丹楹，翼翼侔帝居。向来堂上人，零落烟海隅。联翩际时会，振迹皆刑余。闺帷尚帝主，皂隶乘轩车。流威被东南，生杀在指呼。楼船载花石，里巷无袴襦。至今江左地，风云亦嗟吁。叨荣已过量，受祸如尝逋。荒凉戟门路，尚想冠盖趋。客舸维岸柳，邻人置池鱼。徘徊极幽观，曲折迷归途。夜月扃绮户，春风散罗裾。繁华能几时，丧乱实感予。曹邨予何讥，此曹真人奴。”<sup>①</sup>在诗人的主观意识中，朱勔其人可诛，促使北宋覆败的花石纲可恨，但朱勔那“夜月扃绮户，春风散罗裾”的家园，和王傅宅、太师桥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凝聚，所以作者笔下才有“客舸维岸柳，邻人置池鱼”这样的黍离之悲。尽管朱勔家园的荒废源于社会的丧乱，但它印证了世间繁华的短暂性。此诗处处都是历史记忆、现实空间与当下书写的交织，堂上之贵与刑余之贱，花石之盛与里巷之穷，叨荣之多与受祸之重，“冠盖趋”之荣华与“戟门路”之荒凉，在视觉和心理感觉方面都形成强烈的对比。从创作的角度讲，靖康之变带来的繁华与丧乱之间的转换，丰富了刘子翬的生活体验，刺激了他的内心世界，由此在他的诗歌中开拓出新的艺术空间。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刘子翬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他沾染‘讲义语录’的习气最少，就是讲心理学伦理学的时候，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极口鄙弃道学家作诗的人也不得不说‘皋比若道多陈腐，请诵屏山集里诗。’”<sup>②</sup>“道学家中的诗人”和“诗人里的道学家”两者的角色区别，反映的是哲人和文士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差异。刘子翬当世以文学知名，有着诗人的角色自觉。他的纪事诗记录时代的重大变化，书写自身的悲慨情怀、审美体验和历史思考，表现出文人士大夫生命存在的本真性和民族情感的恒常性。换句话说，诗在刘子翬的手中是士大夫文化身份的标志，是接续文学传统的纽带，而不是传承理学的工具。

宋代不少道学家在青年时代激昂慷慨，壮年以后通过修身养性，变得性情平和，精华内敛。刘子翬《云际会刘致中》所云“少年鼻哂轻流俗，敛锐收豪今碌碌”，《出郊》所云“平生豪横气，未老半消磨”，说的就是自己的这样一种性格变化的过程。特别是随着由政治文化语境向学术文化语境的转化，刘子翬的心态从外扬转趋内敛，从对外部力量的抵抗转到对内心境界的体味，中流击楫的激愤让位于俯观仰察的恬淡，铁汉铮铮一变而为秀骨清像，而这所有变化的中间环链可以从其纪事诗中窥见端倪。

【作者简介】王利民，黄冈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楚天学者设岗学科特聘教授。出版过专著《王士禛诗歌研究》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sup>①</sup> 读解此诗，可参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朱氏盛衰”条的记载，其文说：“（朱勔）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盘门内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繒彩为幕帘覆其上，每花标其名，以金为标榜，如是者数里。园夫畦子艺精种植及能叠石为山者，朝释负担，暮纡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数计。圃之中又有水阁作九曲路入之。春时纵妇女游赏，有迷其路者，朱设酒食招邀，或遗以簪珥之属。”

<sup>②</sup> 钱锺书《宋诗选注》，第246页。